

車齋活葉詞選

大丁居士易韋肅選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韋齋選詞緣起

余少嗜詞，訪購借觀傳鈔不倦，惟別有好尚，一惡熟，一畏醜，期自投好尚，故在選誦，又樂見幽隱之作，因是蓄選詞之志已十餘年。

近人以校刊詞集，搜求遺佚爲尚，此至佳事，選詞固非甚急，惟其有諸家精槧，如王氏四印齋、江氏宋元名家詞、朱氏彊邨叢書、吳氏陶氏雙照樓景刊宋金元本詞之類，均足補前人如毛刻等之闕，精采更過之，近日海鹽趙氏萬里所編校輯宋金元人詞，尤復闕絕放失，辭正體缺，功至偉岸，後日官書閣選詞諸等，皆未易見者，今亦一一流於坊肆，景印行後，原直可求，是皆究心詞學者之便利，供吾人之漁獵，則選詞似非無謂而易於爲力。

自張皋文推尚斯道，選事遂尊，休陽汪森序朱氏詞綜，及竹垞自爲發凡，均振振有辭，別如潘曾煒序周止庵詞辨，謂向讀張氏詞選，喜其於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丁煒爲徐鉉詞苑叢談序，謂方今樂府選本，咸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謂詞選本以竹垞詞綜爲最善。

第余以爲張選好爲高論，不近人情，選不副序，號曰嚴實，則刻朱選誠佳，體例善，別擇亦有見，惟舉雷同，遺幽佚蔽一汰濫，辟邪之氣不勇，蔽二見書尚未盡富，詞綜序云：朱子曰：宋元詞集傳於今者，計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見，及其半而已。故蘊逸者多，蔽三以是知張朱二選，取爲範本，則可永爲典要，則不可。

康熙時官書歷代詩餘，頗似閨富，然循調彙錄，讀易生厭，求備不擇，亦違選誼，此書供攷校搜索，頗有用，以言聲習及欣賞，則未也，其他選本如林，或則因仍，或且猥屑，否則亦多略漏，余率未敢舉以爲程，竹垞云：古詞選本，若家宴

集至草窻選等數種。皆軼不傳。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余有同歎也。

周止庵論詞有識。選詞無識。其介存齋雜著有云。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又云。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吾亡友臨桂況周儀蕙風詞話云。兩宋詞宜多讀多看。潛心體會。某家某某等處。或當學。或不當學。從周氏說。有盛衰。有有謂無謂。從況氏說。有當學不當學。故宜選詞以示範。此一義也。

蕙風又云。北宋人自爲詞。誠真乎弗可及其於他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後人習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絕無獨具隻眼。得其真正佳勝者。流弊所極。不特埋沒昔賢精誼。抑且貽誤後人。

蕙風是說。發前人所未有。亦最爲實況。不寧誤於北宋人言。南宋而後。直至明人。標榜所貽。害亦同烈。選家沿襲率易。蘭艾未別。貴耳者衆。況氏所痛心之沒昔賢誤後人。往往而是。真可哀也。此又一義。則選詞尤亟尤要。因揭櫫二要旨。以爲選詞之準。

一曰調。蓮子居詞話曰。詞有俗調。如西江月一翦梅之類。最難得佳。

昭文陳星涵洞仙詞自敘云。詞不難於句工。而難於律協。不難於辭麗。而難於意新。行文須試難題。填詞須試難調。又凡例引藝概論詞曰。詞中平仄。體有一定。效古者當效一體。不可摺彼注茲。致譏聲病。近世詞家。強半不講。

予是選因亦擇調甚嚴。無取乎采庸登濫。亦以名人之作。調熟辭妙者。昔人選本。早已網羅一空。又何在乎重。

爲胥吏耗費紙墨及讀者之光陰耶。

一曰言。王國維人間詞話謂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此不刊之論。顧余謂神雅則貌烏有鄭者。且何謂雅何謂鄭。亦正難言。見仁見智。徒開攻詰。甚不必耳。

竹垞詞綜發凡謂言情之作易流於穢。北宋人選詞多以雅爲目云云。又近人海寧趙萬里自序其校輯宋金元人詞謂考宋人樂章輒以雅相尚云云。又孟氏森序重刻無錫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謂此書深揭詞之正宗。凡輕俊淺露之作縱極可愛皆屏之爲外道。更淺露者直斥之爲粗俗云云。又歷代詩餘凡例謂錄其風華典麗而不失於正者爲準式。其沈鬱排宕寄托深遠不涉綺靡卓然名家者尤多收錄云云。

以上諸說雖未必其盡相副然余實宗之。

選詞淺誼略具上端義有未竟爰疏陳其略。

一、唐五代詞存者不多舊選幾備無俟疊架故託始於宋遼金元明遺佚者衆故終宋末亦先其所急而盡力之所及耳。

兩宋名詞傳誦之作今每略去非故矯揉而刪屏之也。人所夙習亦何必復出乎。取于是選者必嘗觀覽前人諸選者矣。然予爲補救起見纂選詞附錄一種贅於後舉其一章數語或零辭舊句有可珍者表而出之間加攷說僅思彌正選之缺陷非撰詞話也。

二、兩宋詞如屯田東坡淮海清真白石稼軒夢窗草窗碧山玉田諸家必須全集研誦始能澈其首尾鉅釘什

章齋選詞緣起 四

一、頗不爲宜，故不事選錄。

三、皋文詞選，於諸作加以疏密傍圍，予因防之，易爲點逗韻，明句讀耳，不加以好惡之見。

四、選中有可致證，略記一二，如弁陽竹垞之例，但不求備而貴當，至簡短語評，約如仁和譚氏篋中詞，取提起喚醒之義，匪逞臆妄斷，讀者尤當恕之。

五、近日坊肆，有活葉文選，零篇發售，任讀者自擇採購，頗稱便利，且予是選，以表章遺佚爲宗，隨得隨時刊行，故活葉之法，實均有便也。

易章齋志



潘閬

字道遙。大名人。有逍遙詞一卷。

酒泉子

長憶錢塘。不是人寰。是天上。萬家掩映。翠微間。
處處水潺潺。異花四季當窗放。出入分明在
屏障。別來隋柳幾經秋。何日得重游。

其二

長憶錢塘。臨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徧曾遊。
閒話覺忘憂。旃檀樓閣雲霞畔。鐘梵清宵徹
天漢。別來遙禮祇焚香。便恐是西方。

其三

長憶西湖，湖上春來無限景。吳姬箇箇是神仙。

競泛木蘭船。樓臺簇簇疑蓬島。野人祇只本鈔

作祇其中老。別來已是二十年。東望眼將穿。

其四

鈔本引升菴詞品云此詞一時盛傳東坡愛之書玉堂屏風

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

驚起。別來閒整釣魚竿。鈔本作別來竿思入水雲寒。鈔本有詞

品作虞美人詞首句云長憶西湖水上

其五

長憶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面向湖開。

輕棹去還來。芰荷香噴連雲閣。閣上清聲簾
下鐸。別來塵土汙人衣。空役夢魂飛。

其六

長憶西山，靈隱寺前三鈔本竺後。冷泉亭上幾曾
游。三伏似清秋。白猿時見攀高樹。長嘯一聲
何處去。別來幾向畫圖看。終是欠峯巒。

其七

長憶高峯，峯上塔高塵世外。昔年獨上最高層。
月出見微稜。舉頭咫尺疑天漢。星斗分明在
身畔。別來無翼可飛騰。何日得重登。

其八

長憶吳山，山上森森伍作鈔本相廟。廟前江水怒爲
濤。千古恨猶高。寒鴉日暮鳴還聚。時有陰雲
籠殿宇。別來有負謁靈祠。遙奠酒盈卮。

其九

長憶龍山，日月宮中誰得到。宮中旦暮聽潮聲。

臺殿竹風清。門前歲歲生靈草。人采食之本鈔

作人採
爭漁

多不老。別來已白數莖頭。早晚卻重游。

其十

長憶觀潮，滿郭人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

萬面鼓聲中。

弄濤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
不溼。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

茂秀茂秀。頗有吟性。若或忘倦。必取大名。老
夫之言。又非佞也。聞誦詩云。入郭無人識。歸
山有鶴迎。又云。犬睡長廊靜。僧歸片石閒。雖
無妙用。亦可播於人口耶。然詩家之流。古自
尤少。閱代而出。或謂比肩。當其用意欲深。放
情須遠。變風雅之道。豈可容易而聞之哉。其
所要酒。泉子曲子十一鈔本作十首。並寫封在宅
內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軒靜唱。盤泊之意。縹

渺之情亦盡見於茲矣其間作用理且一焉

即勿以禮鈔本作札翰不謹而爲笑耶闐頓首

潘闐謫仙人也放懷湖山隨意吟咏詞翰飄

洒非俗子所可仰望雖寓錢塘而篇章靡有

存者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

彭之使廳予適爲西湖吏宜鑱諸石庶共其

傳崇甯五年重午日武夷黃靜記

子適竊惟是邦以嚴名州爲子陵也以桐廬

名郡爲桐君也二公之所立可以爲鈔本無字廉

貪立懦有不容稱贊者皇朝所以作鈔本下有字

風俗亦未嘗不在是。方削平僭僞。平定戎虜。告成岱宗。時則有若潘先生。閔楊先生。朴魏先生。野以高節。簡知聖心。師表一世。而句法清古。語帶煙霞。近時罕及。妄意以爲可襲。二公之風。謹刻梓於郡齋。以與有志斯道者共之。紹定之元冬十一月辛未。山陰陸子通書。古今詞話。潘逍遙自製憶餘杭詞三首。其詞曰。長憶西湖湖水上。又長憶孤山山影獨。又長憶西湖添碧溜。云云。舊刻或云虞美人。或云酒泉子。皆誤。更有失去山影獨添碧溜字。

者不成詞矣。按詞話所載，即卷中第四五六三闋，每起麝入三字，似屬杜撰。何謂失去不成詞耶？其七闋，攷明以來詞選詞話，竝未載。沈氏殆未見耳。光緒癸巳，灌佛日玉樸詞隱

校畢記。

韋齋案玉樸爲亡友蕙風詞人
况夔笙周儀號潘詞世少全見

韋齋藏有傳鈔，知不足齋唐宋五家未刻詞，計逍遙詞、龜峯詞、樂齋詞、相山居士詞、綺川詞五種。王氏四印齋曾刊行逍遙、綺川、龜峯三種。余選首逍遙，時尚未獲傳鈔本，即據王刻遙錄，茲發彙交剖氏，因以鈔本重校一過。

注於字句之下。曰鈔本作某。

又鈔本於陸子通書後。另行有二行云。
升菴詞品云。潘閬其人狂逸不檢。而詩句
往往有出塵之語。辭曲亦佳。

又有短行二行云。

甲午九月十九日校。新霽月出。步
鷺峯寺前。望長橋柳色而歸。梅鼎祚。



寇準

平仲下邳人著有巴東集

陽關引

塞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斂。征
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
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闕。歎人生裏。難
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取陽關徹。念故人
千里自此共明月。

陽關引一名古陽關

晁補之作與此闕兩結語平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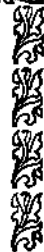
賈昌朝

字子明。獲鹿人有集。

木蘭花令

都城水綠嬉遊處。仙棹往來人笑語。紅隨遠浪
泛桃花。雪散平堤飛柳絮。東君欲共春歸去。
一陣狂風和驟雨。碧油紅旆錦障泥。斜日畫橋
芳草路。

木蘭花令即玉樓春。詞綜云。黃叔暘謂賈
文元公平生惟賦此一詞。極有風味。歷代
詩餘詞人姓氏云。賈昌朝。謚文元。有集百十
二卷。木蘭花令一調。極爲黃昇所稱。



李遵勗

字公武上黨人有閒宴集

滴滴金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來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同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

憂盛危明